

20150730 [前進新台灣] 黃國昌老師談話部分

主持人：我們時代力量的總隊長，黃國昌，國昌兄你好。

大家好。

主持人：一個年輕生命的結束，這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看到每一個人早上都在掉眼淚，那我們看到國昌怎麼來看這個事件，你也是在學校教書，看到這個孩子，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沒有，我相信在這個時刻大家心裡都很難過，在政治上可能產生的影響我事實上不願意在這個時間多談，但是我要說的事情是說，我要先跟所有勇敢站出來反黑箱課綱的年輕學子們說一句話，今天這個黑箱違法的課綱沒有辦法把它擋下來的話，請你們要相信自己，這絕對不是你們的錯，這絕對不是你們的錯，沒有把它擋下來不是你們的責任，今天該消失的是這個黑箱違法的課綱，不是一個這樣子年輕的生命，今天該反省該認錯的是我們這個冷血的政府，而不是這些熱血的青年。

我想在過去的這段時間當中，社會各界包括很多大學的老師、高中的公民老師、NGO的團體，還有很多非常對於自己未來教育的很有想像的年輕世代們他們站出來了，他們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告訴這個政府，告訴我們的教育部長，希望他們能夠把這個違法的課綱給停下來，如果說今天教育有任何意義的話，犯錯沒有關係，我們把它改過來就好了，這不是我們一再告訴我們年輕學子的嗎？為什麼要讓他們面對這樣一個政府犯了這麼嚴重的錯誤，完全不知道反省，完全不知道悔改，竟然還利用這樣的事情去發起政治鬥爭，剛剛主持人講的昨天那些中國國民黨籍的立法委員所講的那些根本讓人家聽不下去的話，我就不願意再複述了。

對於年輕的朋友我希望再講一句話就是說，對抗不公不義是一場長期的戰鬥，有堅強的身心才是我們最大的資本，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在這場戰役當中，只有我們持久的堅持下去，我們才能夠有可能最終實現我們的理想，給馬政府、給吳思華部長再最後一次勸告，請你們好好的反省，認錯改過。

(跳下一黃老師片段)

主持人：國昌兄有什麼回應？

我無意對吳委員失禮，但是我剛剛聽他那樣子說法，對不起，我沒有辦法接受，剛剛吳委員說這樣子一個衝撞輕生的事件讓整個討論的問題失焦，我要問的事情是說，當你指責這些孩子說他們是恐怖份子，說他們是黑道大哥的打手，誰讓這個問題的討論失焦？第二件事情，一個違法通過的課綱為什麼要讓它存在？這個是學生一而再再而三問的問題，對不起，可以讓我講完，如果要討論事實面的問題，我們就來討論事實面的問題。

2013年8月1號，當教育部部長違反之前課綱圈的共識，要檢核的本來只有數學跟自然科，2013年8月1號他決定要開始檢討社會科是不是也要進行重新檢核的時候，他必須要透過一個由下而上的方式，開始在課程發展圈中當中先進行評估，評估完成的日期是2013年12月31號，在評估報告根本還沒有出來，沒有任何評估的結論以前，本來只是負責檢核現行的教科書有沒有符合本來他們自己訂的101課綱，在那個檢核作業當中，11月23號的時候就透過臨時動議的方式決定要微調課綱。

當然那個所謂的微調課綱，後來台大歷史系的老師，曾經參與過整個課綱修訂過程的周婉窈老師，透過她的分析很清楚的告訴大家，那根本不是微調，它是進行實質內容的變更。我們今天先不要去進入所謂實質的內容你把什麼改成什麼，去進行那些細節性的討論，今天這些學生一直在問的一個問題是說：為什麼教育部它可以自己不遵守程序正義？為什麼在評估報告出來以前，11月23號就可以透過臨時動議的方式把這個課綱做了實質的修正？這些問題到今天他們在街上，他們在書面，他們透過各式各樣的形式發出他們的疑問，到今天都還沒有得到回答。

(跳下一黃老師片段)

沒有，因為剛剛周委員講，我有兩件事情要澄清，第一個事情是這個爭議2014年年初，當教育部透過我剛講的那個違法黑箱的程序通過了以後，很多公民團體，那天我也有去，已經在教育部門口辦了一個兩天一夜的活動，那個時候希望喚起大家的注意，只不過說後來2014年3月馬政府出現一個更大的黑箱，叫作黑箱服貿協議，所以整件事情，整個社會在關注的是黑箱服貿協議，但是黑箱課綱的爭議在2014年1月的時候就開始了，剛吳委員所在講的，說理性討論的空

間，公民社會、公民團體、高中老師、大學教授從2014年1月的時候，就深深的呼喚教育部要正視這個問題，要趕快改正錯誤，但是我們的教育冥頑不靈。

第二件事情剛剛委員講是說，似乎是認為說他們應該透過，有法定的救濟途徑，可以去救濟，認為是教育部內部的行政規則，那立法院應該要可以介入等等，我現在講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就是那個課綱是按照《高級中等教育法》授權所訂的，在性質上有很多法律學者認為它是法規命令，如果是法規命令的話，教育部送到立法院去，立法院的確是有在那邊審核它程序的空間，問題是什麼？問題就在剛吳委員所講的，教育部堅持那是一個行政規則，不是一個法規命令，連立法院送都不用送，讓立法院完全沒有介入的可能性，那也就是什麼，教育部他先透過他自己的黑箱程序，搞了一個課綱出來，對外有法律效果，教科書的審定要按照那個課綱，然後他再說我所頒布的那套課綱是一個抽象內部的行政規則，一方面不用送到立法院，讓立法院沒有去審核那個程序的可能性，另外一方面那個規則本身是一個內部抽象的規則，所以沒有辦法成為行政訴訟的標的，教育部在玩什麼手法，即不是行政處分也不是法規命令，就是我的內部規則，所以我教育部愛怎麼搞就怎麼搞。

主持人：可是他事實上對外有發生效力啊。

沒有錯。

主持人：那就是行政處分啊。

他接下來要靠的是什麼，要靠會變成行政處分的是，你要有一個書商膽子非常的大，很有道德勇氣，就說你教育部做的這個是黑箱的課綱，我完全不要按照你這個黑箱的課綱，我要按照本來舊的課綱來審定課綱書，我請問主持人，現在在編教科書的出版社有哪一個有那個實力敢去對抗教育部？

(跳下一黃老師片段)

主持人：來看看這是聯合報，聯合報說不同於前桃園縣副縣長葉世文涉弊重傷，許志堅涉案更恐拖累國民黨選情，那中國時報有一篇評論講得更好玩，這些所謂都更的審議最後要給市長簽名，市長簽名那一定知道，所以人家就會懷疑說你知道也讓他這麼做，是不是市長你也收錢了，國昌兄，這是中國時報講的，所以換

句話講，今天聯合報、中國時報對這件事情都給予痛批。

我覺得在整個都市計畫更新審議的過程當中，它所存在著陽光照不到的地方，官商勾結的檢討跟反省其實不是今天才發生，過去已經經過了好幾年，那我想大部分的人關心而且想要問的事情是說，在這些弊案一件又一件出來了以後，我們整個國家的制度到底做了什麼樣子的檢討，在制度面上是不是能夠有效地防堵，還是明明就知道那是一個官商勾結容易上下其手的溫床，正是因為這樣，我反而不願意去動它，因為不願意去動它，大家才有油水可以撈，那我會覺得這是過去這幾年以來，都市更新它所引發相當多的爭議，甚至有很多人被強拆民屋以後，出現的社會抗爭，大家都一直在追問的問題。

第二個部分可能就牽涉到了許志堅個人，我事實上滿贊同剛剛主持人所講一句話，就是說以他這次目前所查到的事證，我大概很難想像說他從馬英九的愛將，把整個住宅跟都更合併在一起以後的權限都由他掌，在那段時間當中後來換朱立倫，在這個過程當中真的只有這一件嗎？他在過去所涉入的一些案件的審議當中，我想包括檢調單位是只有針對這個個案性進行調查，還是應該要全面的清查他之前所曾經手過的所有的案件，在這些案件經過清查了以後，我想朱立倫市長甚至他前一任的老長官，馬英九市長任內所開發的那些案子，是不是有相同存在的弊案，才能夠還原真相，讓大家比較清楚，有更多的事證讓大家可以來檢視。

那我覺得說朱市長如果稍微有一點點反省能力的話，當然他是要不要辭中國國民黨的黨主席這件事情，蔻蔻姐剛剛也講了，但是我的意思是他作為一個新北市的市長，他應該要跟市民講的絕對不是說他用人不宜，而是這個宜人已經被他用了，而且捅了這麼大的簍子出來，所有的市民要問的一件事情是，真的只有這件嗎？新北市政府內部的政風單位要不要針對他任內的事情開始做全面的清查。

主持人：那這立委選舉國民黨會不會因此在北部也崩盤呢？國昌兄。

我覺得就這些事情一件一件爆發出來，考驗的當然從朱立倫市長他不僅是用人的哲學，可能在過去很多市政當中，很多公共建設當中是不是涉及到弊案，現在都會被抓出來重新地去做檢視，實際上面當然對於中國國民黨，因為一方面是朱立倫市長他執政的縣市，另外一方面這位先生是從馬英九總統他在當台北市市長的時候，就開始一路拔擢上來的愛將，再加上即使在郝龍斌市長他在作台北市

市長的時候，相關都更所發生的爭議案件也相當的多，沒有辦法避免的一定會對中國國民黨的選情造成相當程度的衝擊跟影響，但是我相信絕大多數的人民，真的關心的不是只有在說對選舉的影響而已，而是說對於這類的弊案，我們怎麼樣透過建立一個更公開 更透明的方式，讓那些貪官汙吏沒有辦法在中間上下其手，因為你如果今天是一個剛出社會的年輕人，你看到這些事情，你真的會氣的不得了，我出來社會可能起薪兩萬多塊，如果了不起好一點，三萬，三萬初頭一點點，你現在不要說在台北市買房子，連新北市都沒有可能。

當他看到這些弊案的時候，看到地價房價不斷地在高漲，大家都在問說那這些錢被誰賺走了，可能從建商的角色上面來講，剛剛那些利潤我相信那些建商在中間所獲得利潤不少，但是我說從那些建商的角度來講說，我應該本來透過一些法定的程序就可以要完成的事情，突然碰到了一些牆壁，導致我必須要去耗費更多的外部成本來取得我本來就可以取得的許可，他所耗費的這些外部成本最後會不會灌在他要銷售到消費者房屋價格當中，當然會。

所以你從這些年輕世代，看到這麼高的房價，一方面又看到這些貪官汙吏在上下其手，那個心情的憤怒真的很難讓人形容，讓你說當這些年輕的新世代看到這樣的政府亂搞的時候，怎麼會不用選票教訓他們？